

国
学
大
书
院

三秦出版社

三言一拍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

供状锦州人姓李单名白弱冠
广文章挥毫鬼神泣长安列八
仙竹溪称六逸曾草吓蛮书声
名播绝域玉辇每趋陪金盞为
寢室啜羹御手调



经典
珍藏版

照原图书·超值价

1242.3
56

三秦出版社



50幅珍贵绣像插图

三言二拍



[明]冯梦龙
[明]凌濛初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言二拍 / (明) 冯梦龙 凌濛初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4

(国学大书院)

ISBN 978-7-80736-196-1

I.三… II.①冯… ②凌… III.话本小说—
作品集—中国—明代 IV.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543 号

书 名 三言二拍
作 者 [明] 冯梦龙 凌濛初 著
责 编 李 鸿
封面设计 陈 非
内文制作 火云鹤
策 划 以 洋 忠 平
法律顾问 沙庆超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4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196-1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有缺页、倒页、脱页，可与工厂直接调换。

联系电话：029-84273850



前 言

宋元“说话”技艺发展到明代后期，由于长篇章回小说的兴起，“说话”逐渐被说书所代替，但那些宋元旧篇依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逐渐脱离口头文学而成为书面文学——通俗小说。这时，有不少人整理宋元话本，并模仿创作了很多短篇白话小说。这种小说被称为“拟话本”。拟话本的作品专集很多，但真正能代表明代对宋元旧篇的整理和拟作新篇的水平，反映出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是“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其实是“三言”和“二拍”的合称，即《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奇》的合集。

“三言”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也是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历程上由民间艺人的口头艺术转为文人作家的案头文学的第一座丰碑。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也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的开始。“三言”的作者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一字耳犹、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长州（今苏州市）人。他与哥哥冯梦桂、弟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做过贡生，任过知县。清兵入关后，进行抗清宣传，后死于故乡。冯梦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整理。除“三言”外，他还增补了长篇小说《平妖传》和《新列国志》、刊行了民歌《挂枝儿》和《山歌》等、改编了戏曲《精忠旗》和《酒家佣》等、创作了传奇《双雄记》《万事足》，其中以辑撰《三言》影响最大。其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明确的社会功能。“三言”每集40篇，包括宋元旧篇、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其后，凌濛初模仿冯梦龙的“三言”创作“二拍”，共两集，每集收录作品40篇。凌濛初（580~1644）明末著名通俗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敌视农民起义，曾献《剿寇十策》，后被农民军所困，呕血而死。作品除“二拍”外，还编有《南音三籁》、《国门集》及杂剧剧本《虬髯翁》《北红拂》等20余种，其中以“二拍”最有影响。“二拍”完全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创作的，主体反映了市民生活中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社会风气，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拍”的创作成功，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不仅经过冯梦龙的努力完成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过渡，而且经过凌氏的努力实现了由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转变，从而将白话短篇的创作方式引上了常规轨道。“二拍”的出现，开创了文人拟作话本专集的先例，在古代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由于“三言”和“二拍”编著年代相近，内容形式类似，故后人常将其合并，称为“三言二拍”。

从影响上看，“三言二拍”在通俗文学界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一幅全面反映明代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卷，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其中的许多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需要指出的是，“三言二拍”总计400多万字，收录故事尽200篇，无论在思想或是可读性上都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本书从中选取50篇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可读性的故事，可以帮助读者去粗取精、一管窥豹。

本书所选作品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暴露了官僚、地主对人民的高压和剥削，嘲讽、指责了他们的贪暴、凶残、自私和愚蠢，并揭露了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记载沈涟父子和严嵩父子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忠奸斗争，揭露了党派残酷的斗争和政治的腐败黑暗。《灌园叟晚逢仙女》用离奇的手法，鞭挞和惩罚了恶霸地主，反映了受压迫者的反抗。二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男女婚姻为题材，主张婚姻自由，男女结合以爱情为基础，反对封建礼教，打破门第观念，也反映了妇女争取人权的呼声。这正是市民阶层初期民主思想的一种表现，闪耀着进步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光辉。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歌颂了杜十娘那种宁可反抗而死，不愿屈辱而生的宁折不弯的精神。《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谴责了富贵忘旧的丑恶灵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对封建贞操观念的挑战，这些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或从正面给予爱情忠贞的人们以崇高热情的赞扬，或从反面给予女性的玩弄者、爱情的叛徒们以有力的鞭挞。三是一些反映市民阶层思想中落后、庸俗的作品。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的文实，《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中的宋金，他们都因偶然的的机会，意外地发了一笔财，这正反映出小市民、小商人幻想摆脱穷困生活的思想。

“三言二拍”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的社会画卷，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在道德、行为、性格、心灵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冲突。那些有着进步思想的作品，永远是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作品在创作艺术上也有很高的价值。作者刻意烘托渲染、突出具有戏剧性的特殊情节，如杜十娘暗藏着巨大财富，最后沉箱跳江，人财俱毁的情节，动人心魄，发人深省，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此外作品语言通俗易懂、晓畅明快，故事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本书编排严谨，校点精当，完整地保留了原著的风貌。并配有精美的绣像插图，这些版画、插图，不但和作品中的情节、人物相互对应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而且也能够反映出中国古代版刻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与继承关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这套名著版式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收藏价值。

编者
2007年5月

目 录

喻世明言

- | | | |
|-------|---------------|----|
| 第 一 卷 |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2 |
| 第 二 卷 | 穷马周遭际卖馄饨····· | 17 |
| 第 三 卷 | 羊角哀舍命全交····· | 21 |
| 第 四 卷 |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24 |
| 第 五 卷 |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29 |
| 第 六 卷 | 杨八老越国奇逢····· | 39 |
| 第 七 卷 |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45 |
| 第 八 卷 |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48 |
| 第 九 卷 |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54 |
| 第 十 卷 |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61 |

警世通言

- | | | |
|-------|---------------|-----|
| 第 一 卷 |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 76 |
| 第 二 卷 |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 81 |
| 第 三 卷 |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 85 |
| 第 四 卷 |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 91 |
| 第 五 卷 |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 97 |
| 第 六 卷 | 玉堂春落难逢夫····· | 101 |
| 第 七 卷 | 唐解元一笑姻缘····· | 119 |
| 第 八 卷 |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 124 |
| 第 九 卷 | 福祿寿三星度世····· | 129 |
| 第 十 卷 | 旌阳宫铁树镇妖····· | 133 |

醒世恒言

- | | | |
|-------|---------------|-----|
| 第 一 卷 |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 162 |
| 第 二 卷 | 卖油郎独占花魁····· | 169 |

三言二拍

001

第 三 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186
第 四 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193
第 五 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203
第 六 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211
第 七 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缘	215
第 八 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227
第 九 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233
第 十 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240

初刻拍案惊奇

第 一 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246
第 二 卷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251
第 三 卷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257
第 四 卷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266
第 五 卷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脚片言得妇	272
第 六 卷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78
第 七 卷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85
第 八 卷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艖	290
第 九 卷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297
第 十 卷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310

二刻拍案惊奇

第 一 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318
第 二 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329
第 三 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38
第 四 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46
第 五 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353
第 六 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359
第 七 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365
第 八 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374
第 九 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381
第 十 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388

喻世明言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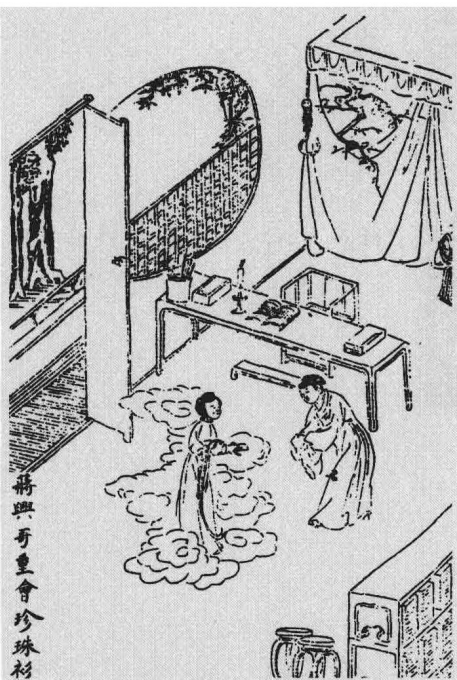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叫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只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叫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美他无价宝。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哪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哪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提。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殓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

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叫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耽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个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挨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

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服侍，不许远离。吩咐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地不瞅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耽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地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吩咐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哪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吩咐：“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倒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本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二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

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余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间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象。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地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地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哪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翻来复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地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吩咐？”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哪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干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哪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趲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什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只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问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儿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难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担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

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按定在椅上，动弹不得。口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迟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踏进得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复。”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

当日无话。到次日，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瞧见对门楼窗紧闭，料是妇人不在，便与管典的拱了手，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向东而望。不多时，只见薛婆抱着一个蔑丝箱儿来了。陈大郎唤住，问道：“箱内何物？”薛婆道：“珠宝首饰，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想买。”薛婆进了典铺，与管典的相见了，叫声聒噪，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奇巧动人，光灿夺目。陈大郎拣几吊极粗极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类，做一堆儿放着，道：“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着，说道：“大官人要用时尽用，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陈大郎已自会意，开了皮匣，把这些银两白花花的，摊做一台，高声地叫道：“有这些银子，难道买你的货不起！”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在铺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岂敢小觑大官人。这银两须要仔细，请收过了，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两下一边的讨价多，一边的还钱少，差得天高地远。那讨价的一口不移。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地翻覆认看，言真道假，弹斤估两地在日光中炫耀。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不住声地有人喝彩。婆子乱嚷道：“买便买，不买便罢，只管耽搁人则甚！”陈大郎道：“怎么不买？”两个又论了一番价。正是：

只因酬价争钱口，惊动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不觉移步前楼，推窗偷看。只见珠光闪烁，宝色辉煌，甚是可爱。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便吩咐丫鬟去唤那婆子，借他东西看看。晴云领命，走过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子请你。”婆子故意问道：“是谁家？”晴云道：“对门蒋家。”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忙忙地包了，道：“老身没有许多空闲，与你歪缠！”陈大郎道：“再添些卖了罢。”婆子道：“不卖不卖！像你这样价钱，老身卖去多时了。”一头说，一头放入箱儿里，依先关锁了，抱着便走，晴云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罢。”婆子道：“不消。”头也不回，径到对门去了。陈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银两，别了管典的，自回下处。正是：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晴云引薛婆上楼，与三巧儿相见了。婆子看那妇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浑了。”当下说道：“老身久闻大娘贤慧，但恨无缘拜识。”三巧儿问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这里东巷住，与

大娘也是邻里。”三巧儿道：“你方才这些东西，如何不卖？”婆子笑道：“若不卖时，老身又拿出来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识货物。”说罢便去开了箱儿，取出几件簪珥，递与那妇人看，叫道：“大娘，你道这样首饰，便工钱也费多少！他们还碍忒不象样，叫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告得许多消乏？”又把几串珠子提将起来道：“这般头号的货，他们还做梦哩。”三巧儿问了他讨价还价，便道：“真个亏你些儿”。婆子道：“还是大家宝眷，见多识广，比男子汉眼力倒胜十倍”。三巧儿唤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扰茶了。老身有件要紧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着这个客人，缠了多时，正是：‘买卖不成，耽误工程。’这箱儿连锁放在这里，权烦大娘收拾。老身暂去，少停就来。”说罢，便走。三巧儿叫晴云送他下楼，出门向西去了。

三巧儿心上爱了这几件东西，专等婆子到来酬价，一连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后，忽然下一场大雨。雨声未绝，砰砰的敲门声响。三巧儿唤丫鬟开看，只见薛婆衣衫半湿，提个破伞进来，口儿道：“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把伞儿放在楼梯边，走上楼来万福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儿慌忙答礼道：“这几日在哪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赖新添了个外孙，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几日，今早方回。半路上起雨来，在一个相识人家借得把伞，又是破的，却不是晦气！”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几个儿女？”婆子道：“只一个儿子，完婚过了。女儿倒有四个，这是第四个了，嫁与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这北门外开盐店的”。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女儿多，不把来当回事了。本乡本土少什么一夫一妇的，怎舍得与异乡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倒是异乡人有情怀。虽则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里，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时，他当个尊长看待，更不怠慢。如今养了个儿子，愈加好了。”三巧儿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说罢，恰好晴云讨茶上来，两个吃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没事，老身大胆，敢求大娘的首饰一看，看些巧样儿在肚里也好。”三巧儿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话。”就取一把钥匙，开了箱笼，陆续搬出许多钗、钿、缨络之类。薛婆看了，夸美不尽，道：“大娘有恁般珍异，把老身这几件东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儿道：“好说，我正要与你老人家请个实价”。婆子道：“娘子是识货的，何消老身费嘴。”三巧儿把东西检过，取出薛婆的蔑丝箱儿来，放在桌上，将钥匙递与婆子道：“你老人家开了，检看个明白。”婆子道：“大娘忒精细了。”当下开了箱儿，把东西逐件搬出。三巧儿品评价钱，都不甚远。婆子并不争论，欢欢喜喜地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赚几贯钱，也是快活的。”三巧儿道：“只是一件，目下凑不起价钱，只好现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来，一并清楚。他也只在这几日回了。”婆子道：“便迟几日，也不妨事。只是价钱上相让多了，银水要足纹的。”三巧儿道：“这也小事。”便把心爱的几件首饰及珠子收起。唤晴云取杯现成酒来，与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造次，如何好搅扰？”三巧儿道：“时常清闲，难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话。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时常过来走走。”婆子道：“多谢大娘错爱，老身家里当不过嘈杂，家宅上又忒清闲了。”三巧儿道：“你家儿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宝客人，每日的讨酒讨浆，刮的人不耐烦。老身亏杀各宅们走动，在家时少，还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转，怕不躁死了人。”三巧儿道：“我家与你相近，不耐烦时，就过来闲话。”婆子道：“只不敢频频打搅。”三巧儿道：“老人家说哪里话。”

只见两个丫鬟轮番地走动，摆了两副杯箸，两碗腊鸡，两碗腊肉，两碗鲜鱼，连果碟素菜，共一十六个碗。婆子道：“如何盛设！”三巧儿道：“现成的，休怪怠慢。”说罢，斟酒递与婆子，婆子将杯回敬，两下对坐而饮。原来三巧儿酒量尽去得，那婆

子又是酒壶酒瓮，吃起酒来，一发相投了，只恨会面之晚。那日直吃到傍晚，刚刚雨止，婆子作谢要回。三巧儿又取出大银盅来，劝了几盅，又陪他吃了晚饭，说道：“你老人家再宽坐一时，我将这一半价钱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请自在，不争这一夜儿，明日却来领罢。连这篾丝箱儿，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儿道：“明日专专望你。”婆子作别下楼，取了破伞，出门去了。正是：

世间只有度婆嘴，哄动多多少少人。

却说陈大郎在下处呆等了几日，并无音信。见这日下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带水的进城来问个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吃了三杯，用了些点心，又到薛婆门首打听，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转身，只见婆子一脸春色，脚略斜地走入巷来。陈大郎迎着他，作了揖，问道：“所言如何？”婆子摇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种，还没有发芽哩。再隔五六年，开花结果，才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头探脑，老娘不是管闲事的。”陈大郎见他醉了，只得转去。

次日，婆子买了些时新果子，鲜鸡、鱼、肉之类，唤个厨子安排停当，装做两个盒子，又买一瓮上好的酹酒。央间壁小二挑了，来到蒋家门首。三巧儿这日，不见婆子到来，正叫晴云开门出来探望，恰好相遇。婆子叫小二挑在楼下，先打发他去了。晴云已自报知主母，三巧儿把婆子当个贵客一般，直到楼梯口边迎他上去。婆子千恩万谢地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杯水酒，将来与大娘消遣。”三巧儿道：“倒要你老人家赔钞，不当受了。”婆子央两个丫鬟搬将上来，摆做一桌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忒迂阔了，恁般大弄起来。”婆子笑道：“小户人家，备不出什么好东西，只当一茶奉献。”晴云便去取杯箸，暖雪便吹起水火炉来。霎时酒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还请大娘转坐客位。”三巧儿道：“虽然相扰，在寒舍岂有此理？”两下谦让多时，薛婆只得坐了客席。这是第三次相聚，更觉熟分了。

饮酒中间，婆子问道：“官人出外好多时了，还不回，亏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儿道：“便是，说过一年就转，不知怎地耽搁了？”婆子道：“依老身说，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个堆金积玉也不为罕。”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比如我第四个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欢暮乐，哪里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两个月，又来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担孤受寡，哪晓得他外边之事？”三巧儿道：“我家官人倒不是这样人。”婆子道：“老身只当闲话讲，怎敢将天比地？”当日两个猜谜掷色，吃得酩酊而别。

第三日，同小二来取家伙，就领这一半价钱。三巧儿又留他吃点心。

从此以后，把那一半赎钱为由，只做问兴哥的消息，不时行走。这婆子俐齿伶牙，能言快语，又半痴不颠地惯与丫鬟们打诨，所以上下都欢喜他。三巧儿一日不见他来，便觉寂寞，叫老家人认了薛婆家里，早晚常去请他，所以一发来得勤了。世间有四种人惹他不得，引起了头，再不好绝他。是哪四种？

游方僧道，乞丐，闲汉，牙婆。

上三种人犹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户的，女眷们怕冷静时，十个九个倒要扳他来住。今日薛婆本是个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软语，三巧儿遂与他成了至交，时刻少他不得。正是：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陈大郎几遍讨个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时五月中旬，天渐炎热。婆子在三巧儿面前，偶说起家中蜗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这楼上高敞风凉。三

巧儿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过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来。”三巧儿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恼，老身惯是扭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铺陈过来，与大娘作伴，何如？”三巧儿道：“铺陈尽有，也不须拿得。你老人家回复家里一声，索性在此过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个对家里儿子媳妇说了，只带个梳匣儿过来。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多事，难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带来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汤洗脸，合具梳头。大娘怕没有精致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姐儿们的，老身也怕用得，还是自家带了便当。只是大娘吩咐在哪一门房安歇？”三巧儿指着床前一个小小藤榻儿，道：“我预先排下你的卧处了，我两个亲近些，夜间睡不着好讲些闲话。”说罢，捡出一顶青纱帐来，叫婆子自家挂了，又同吃了一会酒，方才歇息。两个丫鬟原在床前打铺相伴，因有了婆子，打发他在间壁房里去睡。

从此为始，婆子日间出去串街做买卖，黑夜便到蒋家歇宿。时常携壶挈榼的殷勤热闹，不一而足。床榻是丁字样铺下的，虽隔着帐子，却像是一头同睡，夜间絮絮叨叨，你问我答，凡街坊褻褻之谈，无所不至。这婆子或时装醉诈疯起来，倒说起自家少年时偷汉的许多情事，去勾动那妇人的春心。害得那妇人娇滴滴一副嫩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婆子已知妇人心活，只是那话儿不好启齿。

光阴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儿的生日。婆子清早备下两盒礼，与他做生。三巧儿称谢了，留他吃面。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穷忙，晚上来陪大娘，看牛郎织女做亲。”说罢，自去了。

下得阶头不几步，正遇着陈大郎。路上不好讲话，随到个僻静巷里。陈大郎攒着两眉，埋怨婆子道：“干娘，你好慢心肠！春去夏来，如今又立过秋了。你今日也说尚早，明日也说尚早，却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挨几日，他丈夫回来，此事便付东流，却不活活地害死我也！阴司去少不得与你索命。”婆子道：“你且莫猴急，老身正要相请，来得恰好。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须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全要轻轻悄悄，莫带累人。”陈大郎点头道：“好计，好计！事成之后，定当厚报。”说罢，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窃玉偷香阵，费尽携云握雨心。

却说薛婆约定陈大郎这晚成事，午后细雨微茫，到晚却没有星月。婆子黑暗里引着陈大郎埋伏在左近，自己却去敲门。晴云点个纸灯儿，开门出来。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说道：“失落了一条临清汗巾儿。姐姐，劳你大家寻一寻。”哄得晴云便把灯向街上照去。这里婆子捉个空，招着陈大郎一溜溜进门来，先引他在楼梯背后空处伏着。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寻了。”晴云道：“恰好火也没了，我再去点个来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两个黑暗里关了门，摸上楼来。三巧儿问道：“你没了什么东西？”婆子袖里扯出个小帕儿来，道：“就是这个冤家，虽然不值甚钱，是一个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礼轻人意重’。”三巧儿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记。”婆子笑道：“也差不多。”当夜两个耍笑饮酒。婆子道：“酒肴尽多，何不把些赏厨下男女？也叫他闹轰轰，像个节夜。”三巧儿真个把四碗菜，两壶酒，吩咐丫鬟拿下楼去。那两个婆娘，一个汉子，吃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题。

再说婆子饮酒中间，问道：“官人如何还不回家？”三巧儿道：“便是算来一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织女，也是一年一会，你比他倒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哪一处没有风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儿叹了口气，低头不

语。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该饮酒作乐，不该说伤情话儿。”说罢，便斟酒去劝那妇人。

约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劝两个丫鬟，说道：“这是牛郎织女的喜酒，劝你多吃几杯，后日嫁个恩爱的老公，寸步不离。”两个丫鬟被缠不过，勉强吃了，各不胜酒力，东倒西歪。三巧儿吩咐关了楼门，发放他先睡。他两个自在吃酒。

婆子一头吃，口里不住地说罗说皂道：“大娘几岁上嫁的？”三巧儿道：“十七岁。”婆子道：“破得身迟，还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论起嫁，倒是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是在隔壁人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人调诱，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与他偷了。初时好不疼痛，两三遍后，就晓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这般么？”三巧儿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话儿倒是不晓得滋味的倒好，尝过的便丢不下，心坎里时时发痒。日里还好，夜间好难过哩。”三巧儿道：“想你在娘家时阅人多矣，亏你怎生充得黄花女儿嫁去？”婆子道：“我的老娘也晓得些影像，生怕出丑，叫我一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痲紧了。我只做张做势地叫疼。就遮过了。”三巧儿道：“你做女儿时，夜间也少不得独睡。”婆子道：“还记得在娘家时节，哥哥出外，我与嫂嫂一头同睡。两下轮番在肚子上学男子汉的行事。”三巧儿道：“两个女人作对，有甚好处？”婆子走过三巧儿那边，挨肩坐了，说道：“大娘，你不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儿举手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说道：“我不信，你说谎。”婆子见他欲心已动，有心去挑拨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岁了，夜间常痴性发作，打熬不过，亏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儿道：“你老人家打熬不过，终不然还去打汉子？”婆子道：“败花枯柳，如今哪个要我了？不瞒大娘说，我也有个自取其乐救急的法儿。”三巧儿道：“你说谎，又是什么法儿？”婆子道：“少停到床上睡了，与你细讲。”

说罢，只见一个飞蛾在灯下旋转，婆子便把扇来一扑，故意扑灭了灯，叫声：“啊呀！老身自去点个灯来。”便去开楼门。陈大郎已自走上楼梯，伏在门边多时了。都是婆子预先设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带个取灯儿去了。”又走转来，便引着陈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婆子下楼去了一回，复上来道：“夜深了，厨下火种都熄了，怎么办？”三巧儿道：“我点灯睡惯了，黑魇魇的，好不怕人！”婆子道：“老身伴你一床睡如何？”三巧儿正要问他救急的法儿，应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床，我关了门就来。”三巧儿先脱了衣服，床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罢。”婆子应道：“就来了。”却在榻上拖陈大郎上来，赤条条的掇在三巧儿床上去。三巧儿摸着身子，道：“你老人家许多年纪，身上恁般光滑！”那人并不回言，钻进被里，就捧着妇人做嘴，妇人还认是婆子，双手相抱。那人蓦地腾身而上，就干起事来。那妇人一则多了杯酒，醉眼朦胧；二则被婆子挑拨，春心飘荡，到此不暇致详，凭他轻薄。

一个是闺中怀春的少妇，一个是客邸慕色的才郎。一个打熬许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个盼望多时，如必正初谐陈女。分明久旱逢甘雨，胜过他乡遇故知。

陈大郎是走过风月场的人，颠鸾倒凤，曲尽其趣，弄得妇人魂不附体。云雨毕后，三巧儿方问道：“你是谁？”陈大郎把楼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苦央薛婆用计，细细说了：“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婆子走到床间，说道：“不是老身大胆，一来可怜大娘青春独宿，二来要救陈郎性命。你两个也是宿世姻缘，非干老身之事。”三巧儿道：“事已如此，万一我丈夫知觉，怎么办？”婆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买定了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不许他多嘴，再有谁人漏泄？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欢娱，